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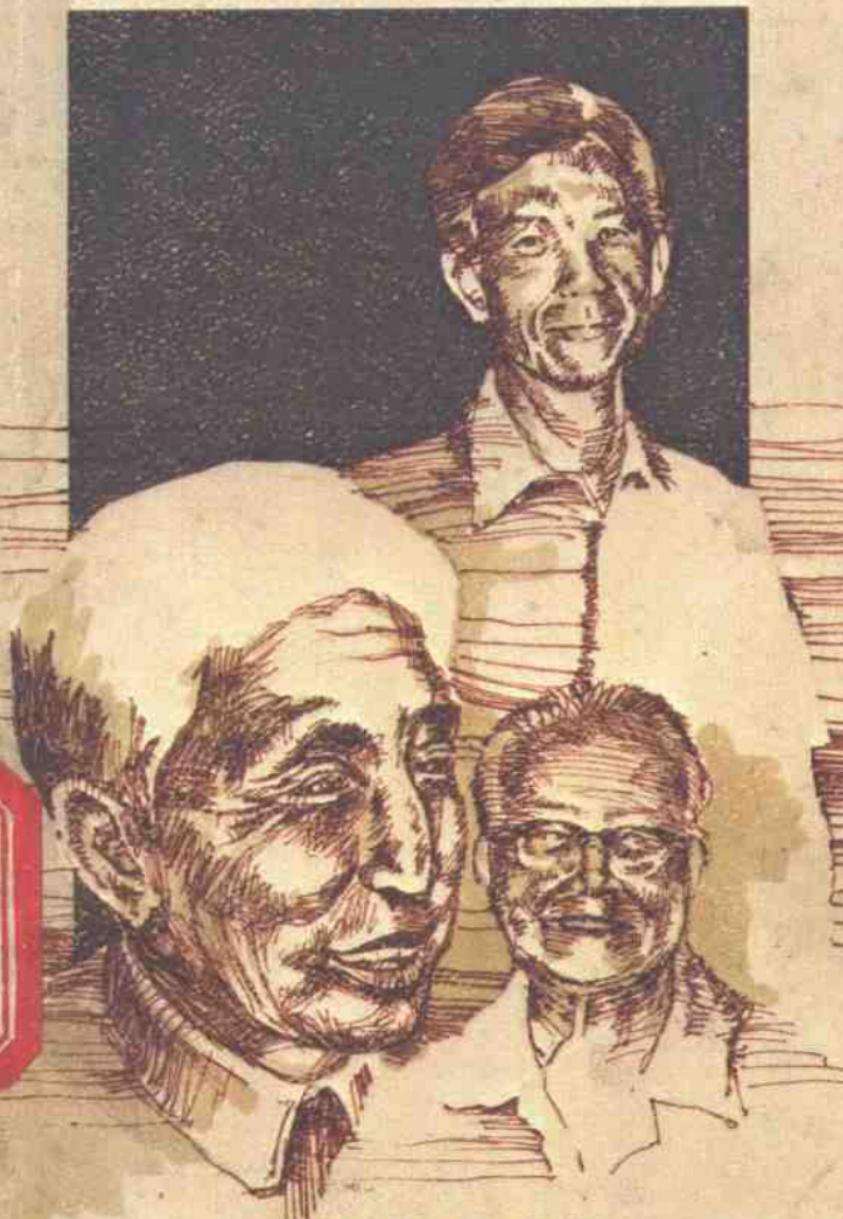
文學和文學家的故事

劉賓雁、沈從文等著

I 207.6-209

出版社

# 文學和文學家的故事



劉賓雁、沈從文等著

# 文學和文學家的故事

劉賓雁、蕭乾、林燕、馮夏熊、  
包子衍、陶菊隱、曉屏、卞之琳、  
黎活仁、沈從文、黃穎、王冠、  
楊玉峯、卜東、等著

---

廣角鏡出版社出版

**文學和文學家的故事** 劉賓雁、蕭乾、卜  
之琳、沈從文、黎活  
仁、楊玉峯等合著

---

廣角鏡出版社出版  
香港莊士敦道 186 號二樓

華風書局發行

莊士敦道 184—186 號

---

中華商務聯合印刷(香港)有限公司  
九龍炮仗街 75 號

書號 111.61

102×183 毫米

---

1981年3月版  
ISBN 962-226-005-5

HK \$12.00

## 前　　言

《文學和文學家的故事》第一集，匯集了海內外十多位名家的文章。這裏，有馳譽文壇幾十年的作家書信，也有香港多位大學教授的自我介紹和新近作品，還有震動文壇、影響深遠的講話。集中文章，或則生動具體，感慨蒼涼，或則分析透澈，洞察力強，揭開文壇真相，論說新鮮問題。這些文章、講話和專訪，對於研究現代文學的讀者，閱後當有裨益。

## 目 錄

<b>劉賓雁自述</b>	劉賓雁 ······ 1
〔附〕事業呼喚着人	劉賓雁 ······ 39
<b>尋根者葉雜廉</b>	黃乾 ······ 70
<b>余也魯的道路</b>	林燕 ······ 86
<b>一位參加過長征的作家——馮雪峯</b>	馮夏蕉 ······ 103
<b>永不消褪的記憶</b>	包子衍 ······ 116
——一個知識份子的遭遇	
<b>我的歷史</b>	陶莉隱 ······ 129
<b>外國人眼中的中國文壇和社會風尚</b>	曉屏 ······ 138
——訪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東方語言系副教授培瑞·林克博士	
〔附〕學語	(美) 培瑞·林克 ······ 149
<b>卞之琳先生自述生平</b>	卞之琳 ······ 155
<b>周作人與熱風</b>	黎活仁 ······ 157
<b>一個無法變遞的郵件</b>	沈從文 ······ 161
<b>聞一多留美前後</b>	黃穎 ······ 167
<b>談高甲戲及其代表劇目《連陞三級》</b>	王冠 ······ 173
<b>有關蕭紅的一篇小說</b>	楊玉峯 ······ 184
<b>談賣金花和話劇《賣金花》</b>	卜東 ······ 191
〔附〕在劇本創作座談會上的講話	胡耀邦 ······ 194

# 劉賓雁自述

——在黑龍江青年文學創作者會議

上的講話

(1979年5月)

劉賓雁

## 我是哈爾濱人

我是哈爾濱人，跟大家是同鄉。從一九三一年，就是中華民族遭受日本侵略的那一年，我來到哈爾濱。到四〇年為止，上了一年半中學，後來就走了。哈爾濱的幾個時代我都經歷過。一九四五乍當時是屬於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一九四六年，我因為一個偶然的機緣，回到了哈爾濱，那是東北人民生活大轉折的一年。一九五六年我再次來到哈爾濱，那又是大轉折的一年——。事隔二十餘年，現在我們國家又面臨着這個轉折。從我最後一次離開哈爾濱算起現在已經是二十二下了，感慨很深。

## 出產作家最多的地方

哈爾濱在我們國家的文化生活裏，有它特殊的地位，是出作家最多的地方。



我們大家都熟知的蕭軍、蕭紅、舒羣、羅烽、白朗、塞克……還有孔羅蓀同志，現在《文藝報》的主編，文藝理論家，曾任上海五十年代《收穫》主編的靳以同志，再就是沫南。我從十四歲開始，就認識沫南同志，他給了我很多幫助。我當時年紀很小，很幼稚、愛好文學。

我三九年認識沫南的時候，東北淪陷已經八年了，抗戰開始也兩年了。但是在哈爾濱，仍然可以看到進步的文藝書籍甚至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書籍，當時我記得沫南同志家裏就有不少。我們在街上也可以買到。這是當時瀋陽、大連難以想像的。這是多種原因

造成的，但是我們黨的組織在裏邊確實起了很大的作用。在石頭道街市政府那個地方，過去的賓賓樓飯店窗下，當時有個書攤，賣書的老王同志是常來去河北家鄉和黨與八路軍有關係的人。他在那擺個書攤，我們經常去買書；道外正陽街和景陽街那個拐角小書攤子上也可以買到「五四」以來的進步文藝書籍。這是因為日本的統治和文化專制，一時還做不到像「四人幫」控制的那麼嚴。我記得從三一年到三三年，還可以看到外國電影。在日本人統治的鼎盛時期也還可以看到德國、法國的電影，沒有像「四人幫」幹得那麼絕，滅絕中國民族文化和使我們同外界文化絕對隔離。開來。

## 自己封鎖自己，非常愚蠢

在哈爾濱，淪陷十四年間黨的工作基本上沒有中斷。當然也是以不斷付出犧牲為代價的。比如沐雨和我所熟悉的溫成鈞同志，一位年輕的作家，就是遭到日本人逮捕、折磨而死去的。他給過我很多幫助，比我大五六歲，和沐雨同志都是在郵局任職謀生的。他們都是家庭困苦，不能夠繼續上學，初中畢業就工作了，然後就邊謀生邊拿起筆來，再一個就是十月革命的影響。由於地理的關係，俄國文學的影響也很大。文學比其他的意識形態跟外來影響關係更大一些。俄國文學的發展，仰賴於法國等先進西歐文學的影響。法國、德國和英國文學的相互交流也是十分密切的。一個民族要想孤立於世界各國民族之外，就是自討苦吃，使自己停滯倒退。自己封鎖自己，是一個非常愚蠢的政策。恐怕古往今來，像我國最近十年來這個樣子，

自己把自己孤立起來，封鎖起來，而且時間這樣長，是很少見的。我們國家特別是因為兩個原因，更需要外來的滋養，一個是我們資本主義不發達，而文學裏邊有一些部類，近代小說，它是資本主義的產物。比方說《紅樓夢》，《聊齋志異》，可以說是我們近代小說中僅有的兩部傑作，都是產生在我們資本主義萌芽的時代。東方國家的小說一般不如詩那樣發達，到現在為止世界名著裏邊，東方小說站得住的很少。日本小說我們愛看的也不多。印度的恐怕也在其中，這跟我們整個東方民族經濟落後，沒有希臘那樣的自由人道的傳統有關係。為什麼說小說是資本主義的產物呢？因為小說是寫人寫個性的，在封建社會談不上個性，當然也就沒有獨立的、個性可以得到發展的個人。另外一方面呢，「五四」以來對外國文學的介紹是不夠的，非常可憐的。在日本，世界各國作家還在世的時候，就出他們的全集。高爾基的全集是高爾基未死時就出了。魯迅的全集，是魯迅剛逝世，第一版在日本出的。因為魯迅把版權送給內山完造了。有些人的全集還有幾個版本，我們中國到現在沒有給一個名作家出了全集的，不管是創作也好，理論也好。很多大作家的代表作，我們還沒出。像黑格爾的美學吧，朱光潛早已譯過來了，今天才只出了第一卷。其中有很多論述，跟我們今天的問題，那還是關係很大的，是一些根本性的理論問題。這本書應該是受到重視的，因為恩格斯推薦過。一部書，在中國也很難出。這當然跟文化大革命期間，印刷，造紙工業遭到嚴重破壞分不開。

一本書交到出版社，  
不知道那一天能出來

我們的精神生產受到物質生產的牽制，簡直嚴重到驚人的程度。一本書，譯好寫好，定稿了，交到出版社，不知道哪一天能出來。我在商務印書館幹過一年，有的編輯室堆的校樣，一放多少年。有的期刊特別是這樣子。在政治氣氛多變的時候，兩個月以前的稿子，兩個月以後出書，那就很不合適了。一般的期刊印刷周期是一個月，這還算快的。就是這樣一個可憐狀況，還有人喊什麼「洋奴」，「拜倒在洋人脚下」等等。

### 今後三年工作的好壞，對 子孫後代有決定性的影響

我今天想談的或者可叫《認識我們這個時代》。《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說：「我們談文學問題，不要從定義出發，還是要從我們的眼前實際出發」，這完全是馬克思主義的探討問題的方法，我們也應該這樣。當考慮我們今天文學任務的時候，應當看到我們現在是個什麼狀況。關於我們這個時代，我未作全面研究，這裏只提供一些素材、幾個問題供大家思考。<sup>1</sup>確實是很不簡單的時代，是個大轉折的時代，非常富於戲劇性的時代。要講它對於我們整個國家民族的今後命運影響的話，我想不下於抗戰前夕，全國解放前夕。我們今後三年工作的好壞，對我們自己和子孫，會發生決定性的影響。

### 可以歸納為三點

要簡單壞顧的話，是不是可以歸納成這麼三點：  
第一個，就是這三十年，我們國家嘛，確實取得了空前偉人的成就，從這樣貧困落後的一個中國，變

成一個社會主義開始繁榮富強這樣一個大國。粉碎林彪、「四人幫」以後的這個三年，我們又有了不少作為，在黨中央正確路線指引下，現在工業的情況要努力，農業的形勢很喜人。

現在有幾個省旱的較厲害，四川、貴州、湖北從去年就旱，去年安徽的旱情也很嚴重，沒有出什麼大問題，糧食基本保住了，這確實雄辯地顯示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政策的威力。去年安徽旱情是什麼程度啊，要用車運水喝。盡管政策多年有反覆，老百姓還是相信共產黨。

### 一個很慘痛的教訓

再就是「四人幫」造成的這場災難留下的創傷，還遠遠沒有愈合，恐怕要相當長的時間。特別是在人的問題上造成的損失，尤為嚴重。整整一代人學習被耽誤了，兩代人甚至三代人的業務，受到了嚴重干擾。文盲好多，高中畢業的文盲，也大有人在。青少年犯罪呀，學生文化水平低呀等等。

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這樣的國家，硬是自己動手把自己搞成這個樣子，造成幾十年的倒退。日本人侵略過我們，歐洲日爾曼民族侵略過意大利，戰爭使德國這樣一個優秀民族長期倒退和停滯。但像我們這種狀況，以革命的名義，以共產主義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名義，自己把自己搞成這樣的，沒有！我可以斷言，沒有。這個事情本身，就是一個很慘痛的教訓。我們付出的代價，恐怕不可能再大了。我們這樣一個優秀民族，這樣一個偉大的黨，吃了這麼大的一個啞巴虧，能夠不接受教訓嗎？我們能夠繼續迷迷糊糊嗎？

但是經過半年來的觀察，我比較的聰明一點，清醒一點了。我看到我們還要繼續付出一些代價。有的地方沒有很好地貫徹中央的政策，把自由市場給你封閉起來，家庭副業給你禁止，自留地給你收回來，還要窮過渡，多少年來吃的苦頭還嫌不夠，要飯的還嫌不夠多，糧食還嫌不夠少，啊，還嫌窮得不夠徹底，還這麼幹。我們農民現在是什麼生活哪，黑龍江的老鄉也是受了很多苦的，但是，大家很難設想在陝北老根據地，在有的地方有人統計過一戶農民的全部家當加在一起，不超過五塊錢，川北地區不超過十元錢。一條破爛棉花套子被，加上一點破爛衣服那不就是五塊錢嗎！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吃飯用樹枝呀。河南信陽地區不是最苦的地方，老鄉搬家兩個小竹筐一挑，走了。桌子椅子是泥的。「四人幫」造成的內傷外傷，我們要充分認識。

第三個就是黨中央三中全會以來一系列英明的決策，總結了我們歷史上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提出要從我們國家的實際出發，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這是非常英明的一個決定。三中全會以後，最近工作會議又提出了調整，改革，整頓，提高八字方針。今後三年，我們要致力於調整，但是，要把這個政策變為實際，還得通過我們各級黨的組織，還要克服不少困難。

那麼我上邊提出幾個問題大家一起來思考。我們說要向前看，決不是說不要總結歷史經驗，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歷史經驗的總結。「四人幫」粉碎沒有幾個月，華國鋒同志就提出來，號召我們全國全黨總結我們各條戰線上的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我們總結夠了嗎？還遠遠不夠。

第一個問題，二十多年來，我們似乎非常重視

人的因素，非常重視這個社會發展中間的主觀能動因素，這是有道理的。因為進入社會主義以後，主觀能動因素確實比在階級社會裏可以起更大的作用。

我們五八年提出的總路線，就是要鼓足幹勁，力爭上游，要多快好省，這不是需要我們把主觀能動性充分發揮出來嗎？後來大概一九六〇年我們又提出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奮發圖強十六字方針。後來又出現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學大慶、學大寨、革命加拼命等等一系列口號，這是全國性的。還有的地方創造的「八小時內拼命幹，八小時外作貢獻」，這種口號，我就不敢贊成了。八小時內既然已經拼命幹了，八小時外還是叫人休息休息學習學習吧。前幾天《參考消息》發了一篇香港人寫的文章，他參觀了我們工廠，他說我們的工業從管理到工人，積極性都沒有充分發揮出來，還有的說我們懶散。現在有那麼一種精神狀態，不僅是在我們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有，叫它作什麼東西呢，就是一種冷漠。對於國家利益，對於本單位是盈、還是虧，對國家經濟狀況是好還是壞，對單位任務是完成還是沒完成，質量高低，消耗大小一概無動於衷。用土話來說，就是油瓶倒了也不扶的這麼一種精神狀況。這種狀態是少數人哪，還是多數哪，我不敢說，反正是相當流行，而且為時不短了。這也不能責怪羣衆，它是某種現實狀況的反映。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嘛！你一定是生活裏有些什麼問題了，使他不能不這樣，他才會這樣。這種狀況是工業部門提高生產率遇到的一個很大的問題。那麼獎金，多勞多得搞起來了，是不是好一些呢？是好一些，有的省相當的好，以東北說，遼寧的形勢就很好。

## 工人要真正成為企業的主人

我沒有作很多調查，但是我想啊，獎金本身在作法上也有些問題，這是一方面，第二個呢，你作法再合理，比方說完全不是平均主義的，真正是多勞多得的，也未必能徹底解決問題，人畢竟是人嘛！他還有其他方面的需要。我們強調用經濟手段來辦經濟這是對的，但是如果不去改革體制，鏟除家長式和幫派性的領導，改變「成吉思汗式」的管理現代企業的方法，不使工人真正成為企業的主人，就不能真正解決提高工人積極性的問題。

第二個，從一九五六年以後毛主席英明提出了十大關係問題。我記得那一年，我的印象是非常深的。因為那時斯大林已經去世了，蘇共二十大已經開過了，我腦子裏原來對斯大林是有很多迷信的，這個迷信現在打消了。正好這時候主席提出十大關係，那時候我興奮得沒法說了。覺得我們確實找到了一條我們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因為主席就是在總結蘇聯經驗這個基礎上提出來的，主席的威望在我心裏一下高了很多。十大關係裏邊非常英明地提出了怎樣處理工業農業的關係；重工業和輕工業的關係；積累和消費的關係；生產和生活的關係等等一系列關係，這是經濟上的問題，政治上的暫且不提。那麼，經過了二十三年以後，我們是什麼現狀呢？非常奇怪，恰好是背道而馳。我們中央現在為什麼迫切提出一個調整我們的比例失調的問題呢？就是因為農業還是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重工業和輕工業的關係的失調，是非常突出的。我們第一個五年計劃時輕工業、重工業和輕工業投資的比重，相差大概是十幾倍的樣子。那還是比較

正常的，那個時候我們市場上日用品供應比較充裕，花色品種也比較多。就是這個比例，重工業的投資比重逐年越來越多。現在情況大概是比那個時候的比例高出一倍還要多。一直到最近這次工作會議，中央非常尖銳地提出這個問題。如果真心要把重工業搞上去，你就得多搞點輕工業，這道理非常簡單，輕工業投資少，回收快，利潤高，老百姓也滿意，你何樂而不為呢！重工業如果拖拖拉拉把戰線拉得特長，一個工程十年完不成，二十年完不成，一羣人陷在那個地方，大筆資金壓在那個地方，直到去年還在這樣幹。基本建設戰線過長，也是年年叫，年年喊，就是縮短不下來。搞的大都是鋼鐵，化肥等等。中央提得很明確，重工業重點要放在電力、燃料、交通運輸，建築材料工業上。中央提出把建築材料放在重要的位置，這不是一件小事情。這反映了方針上的一個非常重大的調整，就是我們把人民生活放在一個應有的位置了。

第三個，思想政治領域裏的社會主義革命問題，是五七年提出來的。這在社會主義世界是我們頭一個提出來的：反修的問題，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的問題，佔領資產階級精神陣地的問題，學雷鋒、學王杰、學歐陽海、學王鐵人、學焦裕祿等等。但是我們現在是什麼狀況呢，我們青少年的道德情況怎麼樣，思想情況怎麼樣，精神境界如何？也是一個很奇怪的事。也跟我們原來的意愿，多年所做的努力相反。

第四個，政治生活領域的問題。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是毛主席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個很重要的發展，一人創造，提出了蘇聯歷史上沒有解決的問題。我們接下來又搞四大民主，我們又一再強調不要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在文化上搞雙百方針，這些都是我們的創造，當時蘇聯有些教條主義者是想不通的，

是反對的。五六那一年，他遲遲不表態，一直到什麼時候表態呢，反右鬥爭開始了，他才報導。好像當時我們主席提倡的這個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方針，他認為是修的，他不放心才不報導，後來反右起來了，他動來了。這些東西都是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的很重要的發展。但是恰恰是這些年來，我們的人民內部矛盾哪，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啊，混淆的比較厲害，不然怎麼會出現那麼多的冤案、假案、錯案呢？

### 「好像是敵人越來越多」

階級鬥爭我們抓的很緊，但是鬥的結果呢，好像是敵人越來越多。而我們一度認為是修正主義的南斯拉夫呢，不怎麼大提階級鬥爭，不是完全不提，現在還提，無產階級專政他都提，不過賦予這兩個概念的內容和我們有很大的差別，階級鬥爭的對象、內容、作法，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對象內容，跟我們的不一樣。恰恰在這樣的國家裏，人家現在的狀況怎麼樣呢？好像是比較太平。大家也聽說過，黨中央的大樓，四門大開，沒有一個警衛。除鐵托總統有一個警衛員外，其他任何首長都沒有警衛員，自己開汽車，不想開，從自己工資裏出錢僱司機，像副總理什麼的經常在街上走動，老百姓隨便可以到他家串門。我們《人民日報》門口不是有個崗嗎？南斯拉夫同志就開玩笑說，你們《人民日報》為什麼還配個解放軍站在門口？你們怎麼那麼怕人民？不太好理解。文化大革命後到北京去看，好多文化機關門口都站着崗，文化部也是，甚至於歌舞劇院門口還有兩個警衛，草木皆兵啊。我們非常寶貴的三大傳統，實事求是，羣衆路線，批評和自我批評，是我們了不起的財富，這三個傳統現

在削弱了。就說批評和自我批評吧，好像是批評誰一句，那就像挖他祖墳一樣，那還得了！還有一些奇怪現象，比方說一方面搞四大自由，大民主，大字報，大辯論，哪一個國家有？莫斯科街頭有大字報嗎？它沒有啊！但是我們的民主却一天比一天縮小了。一直縮小到黨支部書記、黨小組長也要上頭任命。另外集中統一也是很強調的，而且，不僅要強調，實際體制本身，就是非常集中的，非常集權的。但是結果怎樣呢，無政府主義泛濫，從經濟上看非常突出，不然的話，我們今天不會這麼困難。我聽到從關內某地回來的同志講，在個縣城裏弄幾個破磚頭一壘就是一個小工廠，掛上牌子，然後就招工，親戚朋友都去了。過了三個月五個月不行了，換個牌子。走後門怎麼能不風行啊！我原來認為走後門僅僅是一個思想風氣問題，是一個品德問題，是想搞一點什麼個人的東西。到了一九七四年，我在羅山縣才懂得走後門不是一個品德問題，不是一個社會風氣問題，而是我們經濟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個環節。羅山縣要用煤，沒有煤掘不開鍋，他自己不產煤，要到其他地方小煤礦去買煤。買煤可以，得給人點東西，買了煤後要用火車運，鐵路局又伸手。到了信陽車站下來，用汽車運人家還要伸手。你縣委書記不走這個後門，或禁止走後門行不行呢？你不幹，老百姓沒煤燒飯吃。這就是無政府主義泛濫的結果，是不是？所以這東西跟我們原來的口號、要求，多年來提倡的東西恰恰相反。

## 我們出版了幾本專著？

再一個，多年來我們十分重視上層建築意識形態，對我們經濟基礎的反作用。可以說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